

冷海遺珠

掐丝珐琅
鼻烟壺研究

常罡 著



冷海遺珠

掐丝珐琅
鼻烟壺研究

著者 常 罡
摄影 聂小春
绘图 李晓军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沧海遗珠：掐丝珐琅鼻烟壶研究 / 常罡著；聂小
春，莫斯 (Moss, N.) 摄. -- 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3.5
ISBN 978-7-108-04329-0

I. ①沧… II. ①常… ②聂… ③莫… III. ①景泰蓝
- 鼻烟壶 - 考古 - 中国 IV. ① K875.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5781 号

责任编辑 张 荷 张静芳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3.5

字 数 80 千字 图片 426 幅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59.00 元

目 录

序引	1
源流	5
制艺	47
制胎	49
掐丝	49
釉料	52
砂眼	55
内釉	56
壶盖	59
塞柱	60
施金	62
款识	64
述例	73
后记	210

序 引

明清掐丝珐琅器物，余向为留意，殊爱其金碧辉煌之姿，奢艳绚彩之色，绝技穷巧之工。幼年旧居京城本司胡同四合院内，花木扶疏，庭除敞阔。清明谷雨间，先外祖慈必于房侧隙地间耙土治圃，手植南瓜、扁豆、向日葵之属，余每提水壶随之，淋漓喷洒。一日，于土砾碎瓦下掘得紫铜刀一把，长仅一拃，工致简朴，刃钝厚而锋秃圆，质柔糯，可以手弯窝而复直之。刀柄两面各铲椭圆形长槽，内饰红蓝彩料明透如糖饴。玩耍数日，即弃之一旁，久而失其所在。成年之后，格物渐伙，且步入藏古行中，追想及之，刀乃案头裁纸刀，彩料当是珐琅，属早期鑒胎珐琅工艺，似不能晚于明代，京城本元大都旧地，或即明初曹昭《格古要论》所云之“佛朗嵌”之类。此实是余与珐琅器之初缘也。今虽倍付钟情，价昂却奈之何？廿余年来，斋中仅王世襄、袁荃荃两先生俚松居旧藏明万历佛狮纹掐丝珐琅倭角方盘及清乾隆掐丝珐琅炉瓶盒数件而已。

若谓掐丝珐琅乃众古器中之华贵家子，鼻烟壶一门，则无忝玩好群中尤物名也。颠倒茂叔爱莲之说以言之，恰宜褻玩而不宜远观，盖可爱移人之处尽在精微致密。然收藏鼻烟之壶，入门易而登堂难。其采料极宽，大约纸帛之外，几无料不成壶。国际间各大藏家，动辄集壶上千只，玉瓷玻璃、金银铜锡、竹木牙匏乃至核桃橘皮、鲨鳄蛇蛻，观瞻琳琅，怪异悉列。若一种两种，七只八只，难成规模，羞陈队阵。一品之中，有官制官造民作之分，具精陋粗细巧拙之别，存高下雅俗俚正之论，等级森严，贵贱云泥。因此从来过手赏玩即罢，未能亦未敢专事搜罗。直到偶然机会，于美国古玩商希尔伯特处见一清代“花篮春盛”图掐丝珐琅鼻烟壶，方转见契机。

当时诧其工美，辨其年代，却愧弗能办。遂退归研读，亟思有所开悟。方知举步措入，乃一片罕迹幽隐之域，谓之学术“空白”，似嫌夸张，故可取其中，以“灰白”称之。因掐丝珐琅鼻烟壶，即便晚清民国制品，因器形玲珑，工艺繁复，吃力而难讨俏好，故制之较少，传世更稀，且迟迟未获藏古界关注与正解。以清三代遗物而论，康、雍两朝，掐丝珐琅鼻烟壶之无款者，未闻著录，有款者，著录未闻。乾隆朝之制，查索历年间大型国际拍卖记录，无款者，似在有无难断间；有款者，其断代又多存待商榷处；有款且公认为真者，仅佳士得拍出两只：一为兽首衔环三足环系罐式，一为长颈方瓶式。公立博物馆所藏而见著图录者，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壶达两千数百只（一说万余只），掐丝珐琅者仅得两只：一为乾隆双联瓶式，一为属乾隆贗款之晚清制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壶近千只，乾隆款掐丝珐琅壶惟得一双，且各为半只，半只者，以其一饰掐丝珐琅于开光之间、一饰掐丝珐琅于云肩之上，开光之内皆为画珐琅矣。私家博物馆中，北京观复博物馆藏乾隆掐

丝珐琅花鸟开光博古纹鼻烟壶一只，然得此讯息并联络该馆之时，已是数年之后矣。待得知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与名藏家张宗宪先生“荷香书屋”亦各藏有乾隆年间制掐丝珐琅鼻烟壶一只，则为时更晚。检阅国内外数十年来鼻烟壶专著，于掐丝珐琅之壶，不置一辞，似难称完备；读过，又觉其泛泛空洞，难解痛痒，令人每生似有如无，甚至虽有却不如无之感，盖断代往往谬之千里。

于是乎心萌遐想：既爱掐丝珐琅，又爱鼻烟小壶，何不弃集兼挑两门香火之掐丝珐琅鼻烟壶？天佑之下，世间若仍有遗存于海角天涯不知处，寻而觅之，招萃余斋，略成一小小系列，摩挲一壶而兼赏双美，足吾之藏癖，亦藏事中独步蹊径、冷枝生花之法。若经苦苦求索，确知已根断种绝，便也从此安心，不再生妄想。

决心既下，所到之处，莫不访藏者，询店家，搜寻拍场上下。大大出乎意料，寒来暑往，或易如探囊取物，或险如攫珠于眠龙睡虎髭须边，竟真个网获若干。得陇望蜀，根性难免，又渐萌撰章公诸之念，便不免牵涉鉴定。于是但有余暇，或蠹嚼书斋，或鱼吮图书馆中，翻阅宫廷遗档与工艺史料，力求言有所据。常累月无所获，幸能检得一句，则比之披沙沥金，不为过也。

今欲以国内外公私诸家所藏为主，间之曾经观览影图之例，辅以敝斋之藏，纵列横剖，梳理其制度源流，浅析其工艺法式，并兼及真赝鉴别。自审向少谨严治史之才，又无鸿篇巨著之志，不过星屑琐碎，述之小言，恐难逃粘补拼凑之讥也。惟一思存心：虽笔下疏陋，若能令吾国此种工艺小品不致随波流沙，而前朝工匠绝技不致无闻后世，更引来天下高明醍醐灌顶，且于观者或薄有裨益，则大幸甚，大幸甚！

源

流

吾国鼻烟小壶，据传世最早之“顺治二年程荣章造”款纯铜鼻烟壶，判之肇始之初，当不晚于明末崇祯年间。及至清康熙，始璀璨大放，有玻璃、玛瑙、象牙、珊瑚、蜜蜡、金属胎与玻璃胎画珐琅种种不一，规制略备矣。^[1]

金属胎掐丝珐琅，与金属胎画珐琅本以火为父、以釉为母之同胞姊妹。康熙朝造办处，于康熙十九年设珐琅作，先在武英殿，五十七年归养心殿造办处，承造御前掐丝珐琅与画珐琅等各类珐琅器用。又据《内务府造办处档》，康熙五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广东巡抚杨琳上奏折称：广东人潘淳、杨士章等“法

蓝匠二名、徒弟二名，俱随乌林大、李秉忠起程赴京讷”^[2]。由是观之，不惟内府，当时坊市亦有珐琅制作。不然，何以便有“法蓝匠”且已带授门徒？其时宫内与民间，均具备造掐丝珐琅鼻烟壶之条件，不待更言。

以掐丝珐琅方之犹韵徐娘，画珐琅则是乍幸新宠。掐丝珐琅传入中华，一说在唐，一说在元，技艺成熟且铸就吾国风格，当在元代。画珐琅则于康熙年间始自西洋舶来，尤得康、雍、乾三帝之钟爱。画珐琅以丹青笔绘，状容描景，无不相宜；掐丝珐琅以铜丝线廓，不便点染，限囿细写，烧制工序又繁复

费功。因此制金属胎珐琅鼻烟壶，画珐琅乃上选工艺。掐丝珐琅者即便有之，承造数量自当远逊。

康熙朝官制掐丝珐琅鼻烟壶，可确凿定案者，至今未见传世实物。现存康熙朝及雍乾诸朝宫档及清人士庶叙闻，就余查阅所限，曾涉及康熙官制画珐琅鼻烟壶，于官制掐丝珐琅鼻烟壶，则只字未见。

夫实物传世，本命无定数，颠沛流离，运际多舛，毁易而存难。而康熙朝内务府造办处档案，存世殊少，难以据之判断。且宫内存档，便称完整者，岂巨靡无遗乎！阙录疏载，在所难免，兼之历久岁遥，淹没飘零，使多少宫廷秘制珍玩，若非物遗于世，后人永不得闻知。至于时人叙录记闻，多信马由缰之作。挂一，或可为凭，漏万，自不足为据。因此，官制实物与宫档，虽两阙之，然当时宫中既有工艺名掐丝珐琅，且制作器物曰鼻烟壶，则吾辈今人，虽不便

立宣其有，亦不好妄断其无。此固非仅关康熙一朝、掐丝珐琅鼻烟壶一项而已。

康熙初年，掐丝珐琅工艺似仍处复苏阶段，点蓝不饱满，火候掌握不甚稳定，釉面有欠平润，又因釉料来源不同于前朝，故釉色干涩晦暗。迨康熙中叶至晚期，烧造技术日趋纯熟，前见诸弊大大改善，渐有恢复明中期珐琅器制造水平之势。此后，雍、乾两朝包括掐丝珐琅鼻烟壶在内之掐丝珐琅器制作，得以展路青云，极一代之盛，基石桩础之功，端在康熙。

参照传世康熙朝器物之器形与纹饰特征，尤其康熙朝掐丝珐琅器物诸般工艺与风格特征，比较传世掐丝珐琅鼻烟壶中工艺与风格类似者（图1、图2），应是鉴定康熙朝掐丝珐琅鼻烟壶可依途径。

据器形、纹饰、工艺及釉色釉质，康熙年间所作掐丝珐琅鼻烟壶，求索至今，大致可定者五，疑似者一。六壶均



图1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康熙掐丝珐琅烛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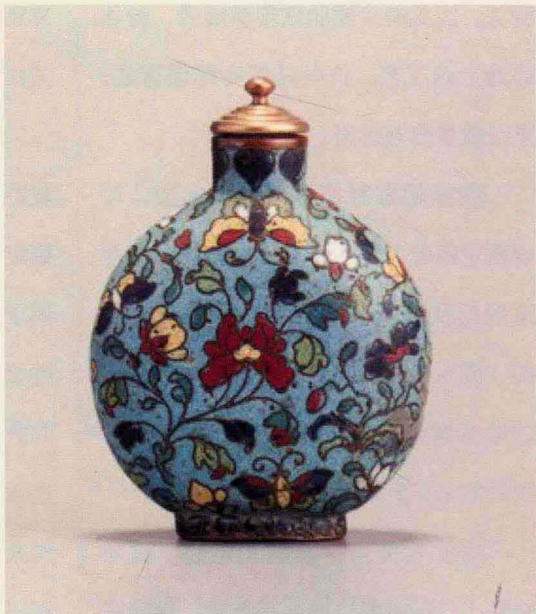


图2 康熙掐丝珐琅粉蝶穿花纹鼻烟壶

无年款。一梅瓶式，松石蓝釉地，五色缠枝宝相花纹；一扁壶式，粉蝶穿花纹；一莲子罐式，绿松石釉地，双蝠捧寿纹；一太白坛式，缠枝西番莲纹；一盖罐式，松竹梅纹；一绶带葫芦瓶式缠枝花卉纹壶，游离于康、雍之间。（详析见本书“述例”部分。）

上列六壶，不啻掐丝珐琅及掐丝珐琅鼻烟壶工艺由康熙向雍乾风格嬗变

过渡之凝形缩影。

雍正一朝，珐琅作仍在慈宁宫之南。圆明园亦设造办处，立珐琅窑，烧制珐琅器物。直至乾隆二十年正月，珐琅作在内之内务府造办处各作，始全部迁至圆明园。^[3]

一如其于他类艺术，雍正帝于掐丝珐琅器物亦颇多垂顾。凡造型、纹饰、

釉彩搭配乃至高墩丰硕，每亲加指点。^[4]雍正朝官制掐丝珐琅器，以数量多寡论，不及康、乾，以品色多寡论，逾于康熙，却又在乾隆之后，然若以宫廷气派论之，其尊崇绮丽之美，实居清代诸朝之冠。雍正朝珐琅鼻烟壶之制作，以画珐琅鼻烟壶为重。当时之掐丝珐琅鼻烟壶，则与康熙朝同，迄无史录可征，且传世甚罕。据过目及经手实物，参佐同朝一般掐丝珐琅器物及传世画珐琅鼻烟壶，或能推想其大致风貌。

今存可视为雍正朝之掐丝珐琅鼻烟壶，凡有四品，俱为萝卜瓶式，可分为两组。

一组之一为黄釉地掐五色暗八仙纹，之二为蓝釉地掐五色暗八仙纹，均为过庵旧藏，丙辰年上拍香港苏富比，检之图录说明，年代定为1820~1880年间。二组之一为黑釉地掐五色暗八仙祝寿纹，原为英伦著名鼻烟壶商霍尔氏（Robert Hall）所有，标年代为嘉庆；

之二为黄釉地掐五色暗八仙祝寿纹，此两品之萝卜瓶式稍异于一组两品。

四壶均无款，然余许为雍正年间制品，且极可能为官制。读家至此，或不免致问。

雍正朝器形，参照古今式样，稍加损益，即翩翩然而面貌新出，备储巧妙。萝卜瓶，康熙朝创制，侈肩，敛腹，器形端肃；雍正时稍溜其肩，略膨其腹，顿显娉婷仪态；至乾隆，肩复端起，壶腹顺流直下。此掐丝珐琅四壶，均为典型雍正萝卜瓶式，正合清末许之衡《饮流斋说瓷》所谓“鼻烟壶佳者多至不可胜记，大抵雍正者多浑圆而长”之说。许氏虽仅论及瓷制，然一朝鼻烟壶之形制，无关质料，多一朝通用。两组萝卜瓶式掐丝珐琅鼻烟壶之些微差别，盖因一朝同名器形，向存异变体形之故。此其一。

古往今来，普天下无人不祈吉祥福寿，何况帝王。清代诸帝均好吉祥福



图3 雍正掐丝珐琅黑地暗八仙纹鼻烟壶

寿图纹，即“吉言活计”，尤以雍正帝为甚，不惟亲创纹样，且编有《御制吉字韵编》以为典范。此“八仙佑福献寿”四壶之八仙，即在该书吉字之列，乃雍正朝最常用之纹饰。帝亲自设计之若干吉言名色当中，便有“画暗八仙九寿四福”一种，与上述四壶纹饰正合。此其二。^[5]

清代诸帝中，独雍正帝以尚黑色而著名，屡命以黑色为地制瓷器，并创烧墨彩一格。御制珐琅器，如珐琅类鼻烟壶亦显示此风，“调色用彩，喜用黑色，常以黑色珐琅为锦地，烘托主题”^[6]。怡亲王乃帝知心得力之人，雍正元年正月初九日至九月二十七日之间，共先后呈进新制珐琅鼻烟壶十五件，其中便有铜胎画红蝠万寿黑珐琅鼻烟壶两件、铜胎黑地五彩瑶池王母珐琅鼻烟壶一件、黑地画西番花铜胎珐琅鼻烟壶一件，另有铜胎玉兔秋香珐琅鼻烟壶一件，未言色地，但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同名之壶，亦当是黑色地，或竟是同一壶，是共五件，竟占三分之一。^[7]雍正元年宫档另有：“郎中保德交黑色蛤蜊片一片，着做鼻烟壶用，记此。”^[8]亦可资尚黑之证。而上述掐丝珐琅四壶中之黑釉地者（图3），于有清一代传世掐丝珐琅鼻烟壶中，仅此一件，不归之于尚黑之雍正朝，却欲归之于全无黑釉地珐

琅器存今之其他诸朝，似乖悖事理。此其三。

帝又喜纹样一式而多色成套之器。如《记事录》载：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五日，“郎中海望持出珐琅盘一件。奉旨：此盘外面淡红地、深红色花样画得好。嗣后造珐琅器皿，照此盘套画颜色，不拘深浅，黄、蓝、红、绿烧造几件。钦此。”上述四品掐丝珐琅鼻烟壶，每组各为同式萝卜瓶，纹饰、尺寸亦两两相同，惟地子分别为黄、蓝与黑、黄，纹彩则依地章而五色搭配不一，手法双双绝似，原应分属两套制品，恰合雍正帝这般趣味。此其四。

据内务府《记事录》：雍正五年闰二月初三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郎中海望奉上谕：“朕从前着做过的活计等项，尔等都该存留式样，若不存留样式，恐其日后再做便不得其原样。朕看从前造办处所造的活计，好的虽少，还是内廷恭造式样。近来虽甚巧妙，大有外造

之气。尔等再做时不要失其内廷恭造之式。钦此。”此旨发自九重威严，遂成官制造办金科玉律，贯穿雍正一朝。四壶器形高贵矜重，丝艺华美，釉色纯润，磨镀璨璨，所谓“内廷恭造之式”，可以当之无愧。此其五。

四壶壶膛内施釉工艺，铜鎏金盖、象牙匙及盖下木质壶塞，均与雍乾间造办处档案中所记常规作法相符，而又与嘉道后制壶作法迥然有异（详见本书“制艺”一章相关部分）。此其六。

论而可据者六，因是定之。

乾隆帝雅擅品鉴，于掐丝珐琅器多有顾问，如即位之初，便有“将珐琅活计持进内廷，朕看烧造”之旨^[9]，此后终帝享国之年，对珐琅器样式、用铜、釉色、款识、蜡补等工艺细处亦屡降详旨，对烧造人等亦赏罚有差。恩威森严如此，有清一代，乾隆朝掐丝珐琅器乃至掐丝珐琅鼻烟壶制艺水平，达到

空前而绝后，良有以也。

当时承平日久，海宴河清，朝野风尚享乐，竞侈嗜靡。尤至乾隆中、晚期，一器一玩，莫不殚思竭虑以献颖推新，耀姿炫彩，无奇而不有。此时之掐丝珐琅器，官制《明皇试马图》堪称巅峰之作。其走丝如运笔，釉晕如点染，不输丹青之妙矣！向来“行修而名不彰”之掐丝珐琅鼻烟壶，经百余年励精图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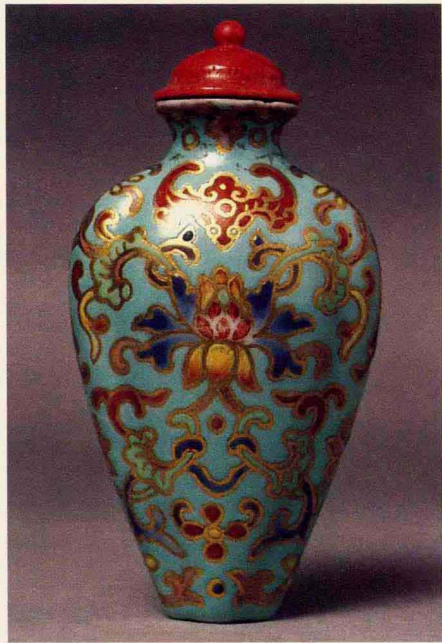


图4 乾隆瓷胎粉彩仿掐丝珐琅鼻烟壶

竟引得画珐琅、陶瓷等豪门大户反躬而摹仿之（图4），诚可谓已独树一帜，自立艺林矣。

乾隆朝所制掐丝珐琅鼻烟壶，今业界众所周知者，不过两岸故宫及近世名家所藏屈指可数几枚。然在海内外其他公私收藏及鼻烟壶市场上，一向颇有些属“乾隆年制”款之掐丝珐琅鼻烟壶出没流动，纹饰、造型丰富多样，工艺品质则佳劣同行。其中究竟有无乾隆真品？惜长久以来，无人特加留意并认真加以梳剔甄别。

夫欲鉴定此类传世品，难点仍在直接参照物及详明相关文献记录之缺乏，困境逢生之径亦仍在转而探究比较诸般已经确认之间接参照物，如对乾隆本朝其他类鼻烟壶、乾隆本朝一般掐丝珐琅器物、乾隆本朝其他门类之工艺品以及乾隆朝之前之后有清诸朝至今可确定之掐丝珐琅鼻烟壶、一般掐丝珐琅器物及其他门类工艺品加以研究，以从中

感知诸朝代工艺制器之“朝代气象”，即一朝一代制器、尤其是掐丝珐琅器物之艺术风格与工艺品质之种种特征，从而藉间接参照物促助直接参照物之最终确立。换言之，一枚传世掐丝珐琅鼻烟壶，若其“朝代气象”不属于乾隆之前，之后有清以来至今之任何朝代，依理则应归位于乾隆朝制壶。举例说明，以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松鹤纹“乾隆年制”款一枚（参见本书述例 17）、北京观复博物馆所藏博古纹“乾隆年制”款一枚^[10]（参见本书述例 18）、张宗宪先生“荷香书屋”所藏花鸟纹“乾隆年制”款一枚^[11]及英伦中国文物巨擘马尔尚家族（S. S. Marchant）所藏双螭纹“乾隆年制”款一枚^[12]为代表作之若干极精壶品，设计制作手法多端，绝非出自一家一坊，艺术风格则具同一“朝代气象”，壶形端庄优美，掐丝华丽繁缛，天然釉料鲜明细润，纹饰色地多彩纷呈，与乾隆晚期掐丝珐琅器物韵出



图 5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乾隆掐丝珐琅鼻烟壶

一致，亦极似乾隆晚期官窑瓷器之风姿，底足圈内皆镌精湛之“乾隆年制”楷款（自非康熙两朝制器所能预知先刻），壶膛内部处理、壶盖塞柱作法、施金方法及制艺品质，则均与清中、晚期制壶及再后之仿者迥然别异，其技艺堪称吾国掐丝珐琅制作史与掐丝珐琅鼻烟壶制作史之最，排比归纳，应是一组传世鲜为人知之乾隆年间制壶（图 5）。

以下数条，乃乾隆官档中有关掐丝珐琅鼻烟壶之记载。